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八

唐

德宗皇帝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渴易為飲而赦脅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詰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鎮橫逆如故浸淫以至于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閭閻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請見劉向說苑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至是乃下制大赦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不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覩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率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復罪祖勲舊務在宏貸如能効順亦與姓等官軍未到以前常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棺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

謝罪

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綏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遣其將楊峯翦刺張建封建封執峯腰斬以狗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欲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邱希烈兵不得過希烈又南寇黃及鄂州為曹王臯及鄂州刺史李兼所敗希烈由是不敢復窺江淮已而希烈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帷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廬州王栖曜置今江南廬州府是霍邱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鎮海軍建中初置治潤州王栖曜濮州人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為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通作隱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復與姜公輔俱于建中四年十月同平章事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

德宗縱宦官袒盧杞幾乎
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
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
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
不量鑒而正柄然比之當
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
矣

賈林說激王武俊數語可
謂言辭而軌于正非縱橫
排闥家可比是以一舉而
使彊藩歸命逆滔坐斃其
績偉矣然當時不聞嘉賞
之加豈其人竟同魯運之
高蹈抑抱真不欲揭之以
為功而朝命遂弗及歟

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瀆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
志臣敢不竭力僮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
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而既

復自江淮還以忤旨
辭位罷為左庶子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先是李抱真在臨洛

上出奉天抱真退

遣賈林說王武俊歸國武俊許之

田悅欲與武俊共

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圖也今戰勝得地利則利歸輒轉不勝則恒冀大傷且真林說武俊

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辭悅而北會武俊先所召回朔兵至幽州朱滔欲與俱取東都林復

激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回紇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與馬燧盟然

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約田悅其背之使相望至是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

行而未忍絕滔名官屬議之

許士則曰朱滔殺懷仙屠希彩怵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

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

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說悅

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

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此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開悅意

遂決因遣秀還具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喜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

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將出軍將士勒兵

不聽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

怒即日遣兵攻拔數縣又縱回紇大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于是詔加田悅右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博平人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軍東渭橋軍勢日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久乃許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耶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知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石演芬西域胡人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

字遐聞梓州鹽亭人

聞之馳表奉迎時李建徽陽惠

元尚與懷光連營懷光襲殺惠元建徽走免

先是陸贄自咸陽還奏言建徽惠元軍附麗懷光必不兩全宜託言李晟兵少恐為朱泚所邀

藉此兩軍為犄角仍先諭旨二人即日進路上不從遂及變

懷光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懷光復遣其將趙昇

最以孤軍處二強寇間卒能建功匪復益忠義激發雖流離顛沛時自足恃以自固幸則為嚴之戰亂定難不幸則為張巡許遠之致命遂忘所謂易地皆然也

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上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州夏人守奉天休顏徇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整厓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俱得入駱谷注見前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初涇卒部侍郎劉迺以病卧家朱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嘆曰鎮不能捨生之亂兵于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歎歎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牀不食而卒喬琳從至整厓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于是朝士之寃匿者多出仕泚矣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東渭橋營壘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為魏博宣

慰使巢父性辨博至魏州對其眾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寧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十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于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

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將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

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威疆其亡可立而待也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

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

李懷光奔河中

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眾眾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

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于賓佐李景畧良鄉人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

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閭晏

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

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眾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鄉者之議眾軍不從子宜速去

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遁歸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

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

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

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

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臨禍機中丞今日可

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太尉得至此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

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于是遊瓌屯邠宣戴休

車駕至梁州

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晟表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
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曝
之分錢帛與已足相酬
遠欲授以試官其昧于輕
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
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
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
秋為君者所當留意也

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

縣西南今在四川嘉定府峨眉山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

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

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

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為重利近實而于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數官有

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則一官此所謂施國家命秩之制而虛名者則其數散爵號三者

銖銖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佐實利者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必相謂曰吾以忘

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也則視人如草木誰復為

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重虛名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也則視人如草木誰復為

艱難相失上驚宰相涕泣大得事必與贊千金之故當時謂之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梁

上意虛杞恥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亂乃至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梁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

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

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

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

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况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

者優詔存慰之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

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坑

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于情慮可謂疏矣然而

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累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

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蓋者憂于見疑著勲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吏于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注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唐書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則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聖典謂諫爭為指過則諫心之主不宜聞善于哲王以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惡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休固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涇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

希鑒為節度使

以賈耽字敦滄州南皮人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

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

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

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

注見前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使

合兵攻滔

林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

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武俊悅從之

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鑒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沼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

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

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

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

待之益恭揣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

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先是租庸鹽鐵使色估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縵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間道走洋後御衫未幾韓混使亦至色估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素萬年人後避憲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欽倚吐蕃以復京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恐乘驪欲待之合勢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仲但願陛下慎于撫接勤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日可期不既分腹背無患賊嚴諸帥才力得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賊今秦梁千里兵勢規畫令其進取不宜尚蕃者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規畫令其進取不宜尚蕃者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從命則害軍事進退難決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能相與否賊皆山上有掣肘之識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陛下圖之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

朱滔顯行悖亂為抱真等所敗駭而走劉怱為唐留守即當邀擊以擒之乃發兵具仗以迎是亦賊耳史稱時人以此多忤徇私情而昧大義繆蓋甚矣

伏于桑林

胡三省注在經城西南城廢縣在今廣平府威縣

抱真列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

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

兩軍以霧不能追也

滔歸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忤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以程日華

本名華定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版其將程華攝

滄州刺史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

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

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

引所獲諜人以所陳兵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賊也

名諸將問兵所

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

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

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城下

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

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

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

演王佖

晟之甥

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

頃等萬頃帥眾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

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

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

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潭城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倩希烈弟等于市

表守節不屈者劉廼將沈等遣掌書記于公異吳人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

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焚

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朱泚

鼎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

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諸希

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

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

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上發梁州

詔以梁州為興元府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

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末喻其理夫權乃重其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

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為智此古今所以多憂亂而長姦邪也

天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官彼將奔走以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楚琳戕節使附逆泚當戡定之初明正其罪為反側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勢脅代近于詭譎即陸贄欲羈授官職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

巢父初使魏博不動聲色而山渠授首撫定一方及至河中則以舉措失宜憤事兼喪其身豈智于前而愚于後邪

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于三橋在長安縣西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開讀曰開胡三省注唐世天子以俛日視朝雙日謂之開日輒宴勲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以河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鳥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事聞詔贈司徒謚文忠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以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晟至鳳翔討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尋詣涇州誅田希鑒晟託言巡邊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其罪而斬之顧謂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繼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在同州府朝邑縣西北以拒之瑊

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已而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

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慈州唐置今山西吉州是餘注見前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

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

攻康日知于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

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

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已而燧復取絳州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皆宦者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

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懷光叛逆致乘輿播遷其惡與朱泚等無可赦且彼時渾瑊馬燧共秉師貞軍聲頗壯剪滅寇日可期顧議者一則以度支不給為慮再則以旱蝗糧匱為辭曲請寬貸昧敵愾之義矣曾未踰年而河中捷至謀國者能無報顏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奔蔡州劉洽遂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希烈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希烈失守不應尚為相李希烈言于上曰李希烈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然劉洽出勉度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十二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爾時藩鎮中惟滉恰衷志純初未嘗稍萌異志徒以不附權貴謗謗交騰德宗之疑可謂不辨黑白使非泌力為申救心跡幾無以自明迨江東魏運既通關中賴以充贖則泌之言洵有裨于國計非直金澁身家而已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字仲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之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死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死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君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